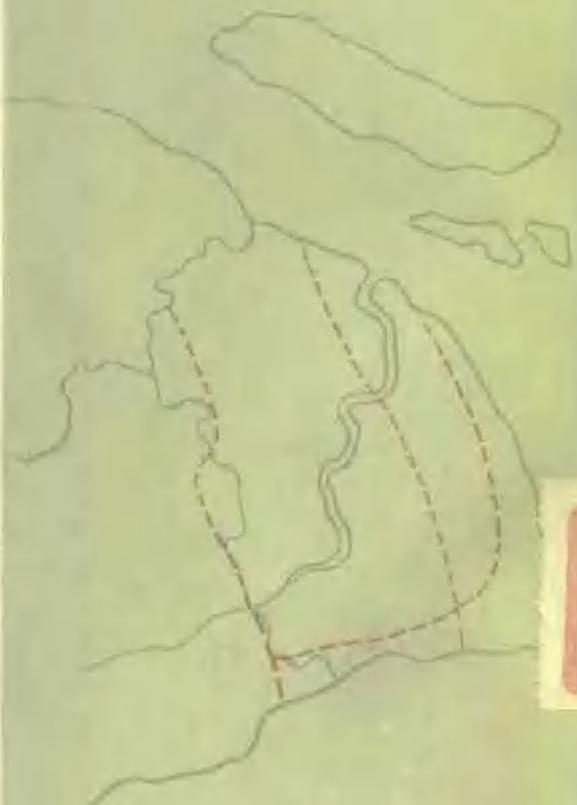


上海文獻叢書

陳子龍文集

上册



陳子龍文集

上冊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陳子龍文集（上冊）

上海文獻叢書編委會 編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
(上海中山北路三六六三號)

華東師範大學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

八〇五×一一六八

二十二·七五印張

印數 一〇〇〇

插圖四

ISBN 7-5617-0389-9 / 10 · 32

定 價 九元八角

上海文獻
丛书

一九八六年一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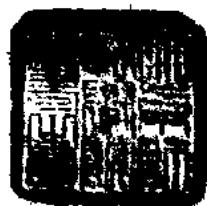
陸空一類叢書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78514



1178514

上海文獻叢書編例

上海爲國家歷史文化名城，自古以來爲東南人文薈萃之所。著名的文學家、科學家、藝術家代不乏人，他們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遺產。

爲開展上海歷史文化的研究，在中共上海市委、市府領導下，得到市高教局、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的支持，將分藏在各高校和圖書館、博物館等單位的地方文獻，編爲《上海文獻叢書》。其編例如下：

一、本叢書所輯爲上海著名學者或代表性人物（包括寄籍、流寓及長期在此的工作者），寫於辛亥革命時期以前的著述。

二、凡上述作者的手稿、未刊抄稿、孤本和稀見本，採取統一版式予以影印。

三、著名學者的遺文僅印過若干單行本者，彙編爲專集排印出版。

四、著名學者的著作已有專集出版並較易得者，暫不輯入。

五、本叢書由上海大學古籍研究室負責編纂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。

上海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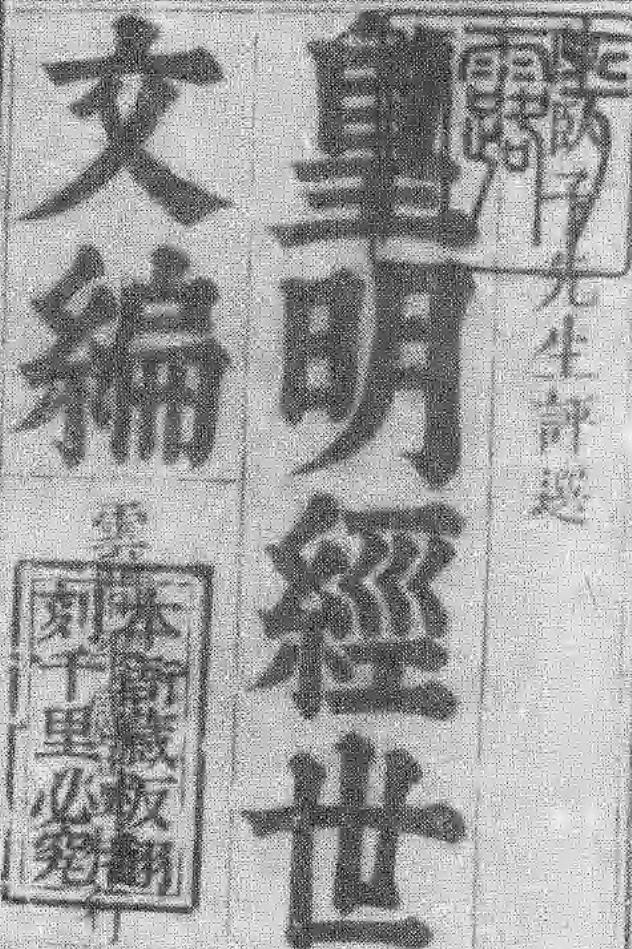
曉子流傳



己據忠誠木改昔凶愚歸劍幕剗彩豈日諦生實爲有待而彼清流招生
舉側之重斯稱爲光性肯深之秀迹爲懷父是維我公文武忠廬江山
無悔子所浮江秀大沈海月昔而莫灰魂常在壽公父章想公手采大節
炳然田嗣千載

川後學高獎謹贊

方禹脩公看書陳脩定先生兩公



*《皇明經世文編》書影

李潤澤手札

敬啟者近來一切安好。不勝懇念。特此
音。請。勿。念。此。信。到。時。請。到。此。處。見。面。
此。信。到。時。請。到。此。處。見。面。
此。信。到。時。請。到。此。處。見。面。
此。信。到。時。請。到。此。處。見。面。
此。信。到。時。請。到。此。處。見。面。

方時 乃久訖寧一札空入

體通

聖美日以家主病勢危急資糧既竭候以呈數
醉華子性術尤疏淺才之不思不考真萬无良
策矣 通正子本無絕粒來知者亦有一小手而
年豈亦為之援手使方以廢人者一心豈有義
士行為其詳念小仰陳空步
萬世草布不一

但第半壁而

小弟玉謹叩 申

朱人有慕繢然以爲子雲
之賦也故其文辭皆能
出於人間上者其筆氣
雄深之至誠之才大足以
成此書矣予嘗謂人曰
此非子雲之賦也蓋子
雲之賦多好比而少實
此則子雲之賦也子雲
之賦多實而少好比也
予嘗謂人曰此非子雲
之賦也蓋子雲之賦
多好比而少實此則
子雲之賦也

道界東流之水風氣之等

多喜社所折生堂漢機

火之火有雷澤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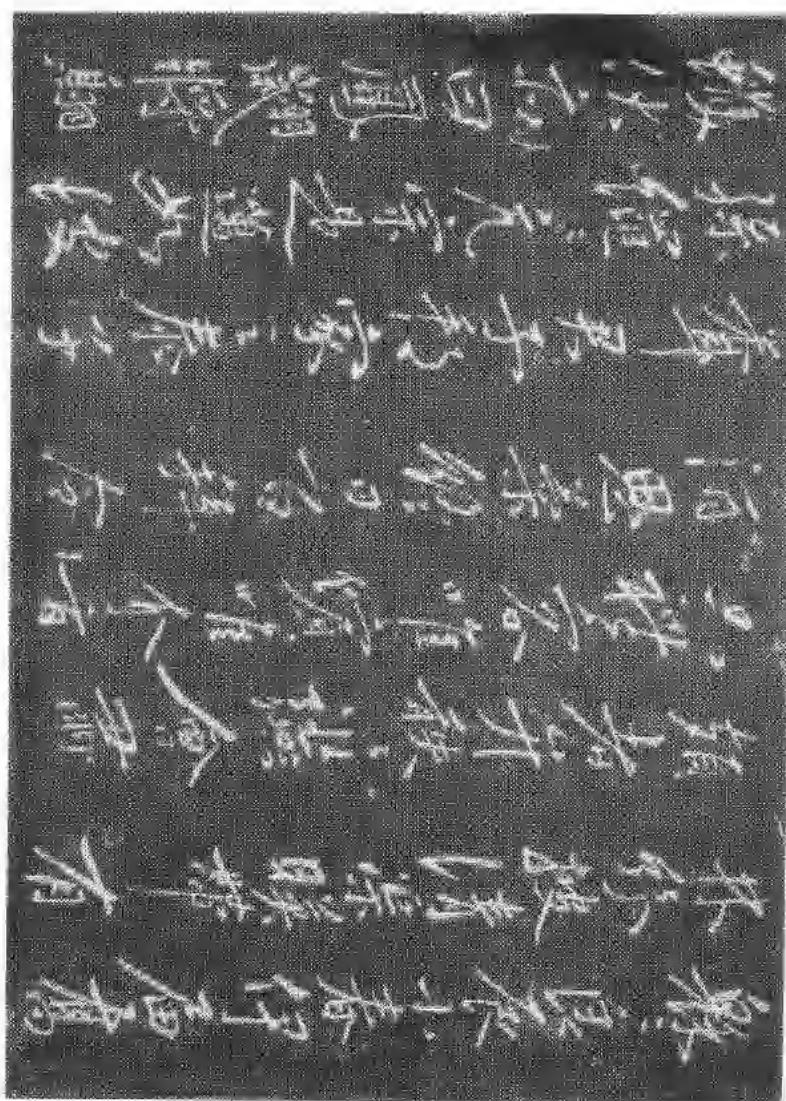
寺焉山峰村易傳內考

九歌篇

正作之志多書其林子也

此





(1) 此碑少許

將猶呼吸洗滌水鈎
烹心而青無矣

右此小酒力窄不勝

少翁先生上書

陳子夏

同前

許唐少翁詩(二)

前 言

明季文學家、詩人陳子龍，生於萬曆三十六年（一六〇八），雲間（今松江）人，字臥子、人中、懋中，號大樽、鐵符，後易姓李，別號於陵孟公。崇禎十年（一六三七）進士，任紹興推官，擢兵科給事中。曾參加「復社」，為該社後期共戴的領袖，並與夏允彝、徐孚遠、周立勲等創建「幾社」。兩社既是文學團體，又是政治團體，皆旨在復興絕學，以文章氣節相砥礪，團結了大批愛國知識分子。當時言文章者，莫不盛稱兩社，稱「幾社」者，必首推夏、陳，而子龍文名尤盛。

崇禎十七年（一六四四），李自成破北京，清兵隨即入關，福王建弘光朝於南京，子龍復原官；目睹危局，連續上疏匡議時政，致為權奸所嫉，憤然辭歸故里，朝政更趨沒落。翌年南京不守，清軍連下江南諸州府，遇到了堅決的抵抗，松江城破，李待問血沃故土，夏允彝毅然赴水，嘉定被圍，侯峒曾、

黃淳耀率衆堅拒，英勇犧牲，悲壯激烈。子龍深感同社傑出之士之蹈義成仁，鬥志益堅，乃托迹浮圖（法名衷信，字瓢粟，別號頽川明逸），以僧裝爲掩護，積極組集義兵，開展抗清活動。南明魯王監國，授以兵部職銜。監國二年（即永曆元年、順治四年，亦即一六四七年）聯絡吳勝兆，結兵太湖舉事，事敗被執，矢志不屈，於舟解途中，猝然投水，壯烈死難！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。

子龍文章，雄健豪邁，尤重經世之學，對朝廷的腐敗及其政治、軍事、民生諸大端，無不詳剖得失，痛陳利害。甲、乙以後，更為慨憤。生平著述甚富，並與社友編選或合撰了：《皇明經世文編》五〇四卷、補遺四卷（今中華書局有影印本），《皇明詩選》（夏完淳校）十二卷，《史記測義》（與徐孚遠合撰）二百二十卷，《幾社王申合稿》（與夏允彝等合選）十卷等，另有經他鑑定的《史拾載補》（吳弘基箋）八卷。由於時代的局限，對農民起義軍謂「寇」謂「盜」，不無誤解，然瑕不掩瑜，無損於他為明季之卓然大家。

子龍死難後，家屋被抄索，無論已刊未刊諸作，致多毀損，清初文網森嚴，又

被禁錮，迨乾隆間，清廷頒行《勝朝殉節諸臣錄》，追謚子龍為「忠裕」，於是王昶、王灝等才得大力蒐集其遺著，編為《陳忠裕公全集》三十卷，於嘉慶八年（一八〇三）問世（所收詩詞較為完備），遺憾的是在很多篇文章中，刪去了所謂「違礙字句」，成為空白。當該書刻就之際，發現了《安雅堂稿》十四卷，其中除二十七篇外，均為《全集》未得之作，奈已不及輯入，而仍稱《全集》，顯屬名不符實，但此書之印行，還是功不可沒的。

自嘉慶以還，子龍遺作續有出版，就編者所見到的有：

(一) 《詩問略》一卷，首為子龍自序，計問四十六則，道光十一年（一八三一）由曹溶輯入《學海類編》，後收入《叢書集成》初編。

(二) 《兵垣奏議》二冊，為子龍在南都服官時於六至八月間向弘光帝的上疏，「多觸時之言」，共三十七篇，自第三十一以下，已或殘或闕，至於最後兩篇，據原注係密封僅存目未印。於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）付梓，松江知府陳適聲撰序，謂長期以來「世不得盡讀其稿，猶以忌諱，秘不敢示」，這無疑是研究子龍或弘光朝的重要史料。